

◇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引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后海河，名为河，实为住在这里的人凭空挖出的一条沟，大地上的豁口，收纳雨水、两岸排放的生活污水和补水。直接点说，就是一条排水渠。名河不是河，从哲学角度，难证自己到底是谁。它的起始点目前在海德三路，但既为人创造，自然受人修改，源头随时可以继续向外扩挖，亦可填埋。

从源头下移几十米，便俨然一真“河”。高大的火焰木，举着一团一团通红的大花。低处，一棵挨一棵的洋金凤，捏着清秀细致的小花给行人看。其他地方的扶桑花多为红色，此处的扶桑也许是不愿撞衫，悄悄改成了粉白。一棵七扭八歪的菠萝蜜，树干上挤着四五个半尺长的果实，表皮青绿，疙里疙瘩。园林工人手持水管，这里喷一会儿，那里喷几下，半空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水的气味儿。水柱散成一股股飞沫，在阳光下闪出一道若隐若现的彩虹。

整条路远望一片绿，走近了看，那绿极丰富，有层次有内容，从左至右，依次为：路边停车位、车道、人行道、树木、斜坡上的灌木、岸底的花草、河水。黄叶和落花点缀其间。几乎看不见土。花落在草地上，只为填补空白，

去年冬天又养了蝥蛄，是只不折不扣的吃货蝥蛄。

朋友送给我时，这只蝥蛄正处于青壮年。到家后，我把它装进了蝥蛄罐子，放了半颗毛豆。没想到，三下五除二，它一口气就吃完了半颗。我养过很多只蝥蛄，吃毛豆如此“爽气”的，第一次见。

吃了毛豆，蝥蛄却不叫，我觉得有点没劲。老妈说，蝥蛄初来乍到，也许正在适应环境。可前阵子买的那只蝥蛄，是一路叫回家的啊！蝥蛄胃口很好，每天早晚各半颗毛豆，三四分钟里，吃得精光。双友爹说，这只蝥蛄大概年龄还小，胃口好很正常，等发育好了，就会叫了。这种说法看来是对的。一周不到，蝥蛄开始叫了，而且此后，一叫不可收拾。我喜欢听蝥蛄叫，以前每年夏天来临之前，老妈总会让我去买个叫蝥蛄，因为“老法讲，家里有小孩，要养只蝥蛄。古时，蝥蛄是吉虫，有人丁兴旺，子孙满堂的寓意”。

这只蝥蛄爱吃爱叫，老爸老妈也都喜欢它。快要过年了，我囤了几节

我们到达巴音布鲁克草原时已经是下午七点。

一片云盖天，雨点落下来，空旷的冷像一张网袭来。雨大起来，地上的草湿漉漉的，霎时被大草原的空旷包围。五座蒙古包像五朵被人遗落的蘑菇，安静地立在草原上。

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耐高楼。”长风秋草，多么应景。色彩炫丽的地毯铺在大通铺上，灯光，让冷湿的空气有了几分暖意。到草原不住蒙古包，不睡一次大通铺，就不算真正地来过草原。

雨，不疾不徐地下着。落下来的雨水，被草原上无数棵青草接着。来来回回走几趟，裤管就湿了。鞋子全都湿透，我拖着一双湿鞋，走来走去，吃饭，如厕。如同在进水的船上行走，湿哒哒的袜子裹在脚上冰凉，冷风钻进来，浑身都是凉的。铺好被褥倒头躺下。寒气和凉意一点点地渗进来。躺在睡袋里，再盖上一床棉被，很久，脚还没有暖过来。雨点一声轻，一声重地落在蒙古包上。声音从头顶砸下来，叮叮咚咚，咚咚叮叮。有人轻轻地叹息。有人慢慢地转身。夜很静，听得到每一次呼吸和辗转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去年冬天又养了蝥蛄，是只不折不扣的吃货蝥蛄。

朋友送给我时，这只蝥蛄正处于青壮年。到家后，我把它装进了蝥蛄罐子，放了半颗毛豆。没想到，三下五除二，它一口气就吃完了半颗。我养过很多只蝥蛄，吃毛豆如此“爽气”的，第一次见。

吃了毛豆，蝥蛄却不叫，我觉得有点没劲。老妈说，蝥蛄初来乍到，也许正在适应环境。可前阵子买的那只蝥蛄，是一路叫回家的啊！蝥蛄胃口很好，每天早晚各半颗毛豆，三四分钟里，吃得精光。双友爹说，这只蝥蛄大概年龄还小，胃口好很正常，等发育好了，就会叫了。这种说法看来是对的。一周不到，蝥蛄开始叫了，而且此后，一叫不可收拾。我喜欢听蝥蛄叫，以前每年夏天来临之前，老妈总会让我去买个叫蝥蛄，因为“老法讲，家里有小孩，要养只蝥蛄。古时，蝥蛄是吉虫，有人丁兴旺，子孙满堂的寓意”。

这只蝥蛄爱吃爱叫，老爸老妈也都喜欢它。快要过年了，我囤了几节

我们到达巴音布鲁克草原时已经是下午七点。

一片云盖天，雨点落下来，空旷的冷像一张网袭来。雨大起来，地上的草湿漉漉的，霎时被大草原的空旷包围。五座蒙古包像五朵被人遗落的蘑菇，安静地立在草原上。

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耐高楼。”长风秋草，多么应景。色彩炫丽的地毯铺在大通铺上，灯光，让冷湿的空气有了几分暖意。到草原不住蒙古包，不睡一次大通铺，就不算真正地来过草原。

雨，不疾不徐地下着。落下来的雨水，被草原上无数棵青草接着。来来回回走几趟，裤管就湿了。鞋子全都湿透，我拖着一双湿鞋，走来走去，吃饭，如厕。如同在进水的船上行走，湿哒哒的袜子裹在脚上冰凉，冷风钻进来，浑身都是凉的。铺好被褥倒头躺下。寒气和凉意一点点地渗进来。躺在睡袋里，再盖上一床棉被，很久，脚还没有暖过来。雨点一声轻，一声重地落在蒙古包上。声音从头顶砸下来，叮叮咚咚，咚咚叮叮。有人轻轻地叹息。有人慢慢地转身。夜很静，听得到每一次呼吸和辗转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逆袭者

见哪儿露出一丁点土，轻风用手指点，花就跑过去。清洁工将火焰木花瓣扫在一起，装了一蛇皮袋子，置于路边，鼓鼓囊囊。树上的花时时俯视，寻找空隙跳下来。

河流上面荡起一只白鹭，多看它几眼，它就展翅飞远。再走，看到的这只也许是刚才那只，也许不是。下游入海处立着一条不高也不宽的拦水坝，两只白鹭在上面走。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再从那头踱回来。它们和水，都让人想到一个字：飘。飘着的白鹭与不肯站住的水。将来若写诗，当把“我为白鹭狂”五个字加进去。

深圳湾的水不断倒灌进后海河中，岸边一股海腥味。涨潮落潮，后海河便与深圳湾海域进行了一次水体交换。本质上，后海河是一条咸水河。它面向着大海，虽然河道不宽，却坚定地呈敞开状。吸纳和呼出，不再限于雨水与排水。这样一条不知来自何方的小水，因为大海而逆袭成一条正大光明的河流。

吃货蝥蛄

毛豆，但蝥蛄嘴刁，它也图新鲜，且胃口又好，我担心有断粮的风险。老妈安慰我：“别急，差不多大年初三，菜场就会开门了，应该能找到毛豆。”

其实，蝥蛄也吃荤，爱吃肉，偶尔开个荤有助于它增强体质，但也得荤素均衡。大年初三一早，本来不用买菜的老妈一大早就出门逛菜场了——去给蝥蛄寻毛豆。但过年就是过年，家附近的几个菜市场依旧铁将军把门。那天老妈空手而归，我们都有点着急了，因为大年初五我们要出游，当然也得带上蝥蛄，在熟悉的城市都觅不到毛豆，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就更加没辙了？

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老妈又去逛菜场了。这天，菜场是开门了，但就是没有毛豆。她也不灰心，把家附近的菜场跑了个遍，有些地方，菜的上面还盖着黑色毡布。老妈寻毛豆心切，她把毡布一块一

雨夜和星空

雨下了一夜。一阵迅疾，一阵零落，起起伏伏。

天亮走出蒙古包，四野茫茫。白雾像轻纱一样悬在四周，草原被浓雾包围。每株草都吸饱了雨水，垂珠滴露，将落未落，阳光下发出盈盈动人的光泽。在草原上，做一株草是幸福的。大自然的阳光和雨水让它们随遇而安。风来了低头，阳光来了，就欢欣地生长。它们不屈服于恶劣的天气，顺势而为，生命的韧性让它们年年更生。生活中也会遭逢生命的雨季，深陷泥淖。像一株草一样地过活，低处修炼韧性，黑暗中沉淀心性，走过人生的某处断崖，某个转角，光会照进来，生活仍然在继续。

雨水散尽，阳光出来。凝珠翠露，每株草上都挂着露珠，欲落未落，剔透，圆润，让人欣然心动。在草原上撒欢，放纵，奔跑，嬉戏，摆各种姿势照相，放声大笑。笑声像野花一样撒在草丛中，没心没肺地笑啊，眼泪流下来也不觉得。

岸边高楼林立，以天蓝色调为主，与河水的绿有色差，却互补。水面窄，约略四五米，宽处不过十米。高楼嫌其不匹配，干脆连个倒影也不给。河是河，楼是楼，一个清清爽爽向前走，一个干干净净停住不动。

沿街多为骑楼。骑楼乃一种近代商住建筑，建筑物底层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，相当于路边多了一个雨棚。骑楼普遍存在于南亚、东南亚各国以及我国的海南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沿海地区。最直接的两个好处：南方常年多雨、酷暑，人行其下，下雨避雨，无雨遮阳。另一个是增加安全度，万一楼上掉下个东西，阔大的屋檐可以接住，行走的人听到“当”的一声也不用害怕，继续走。

这一条路将深圳垫高。都市化的深圳，因它而成立。各种既定的标签因它而坐实。深圳之涅槃、升华，它是最先现形的，露在外面的头颅。河流清瘦而缓慢，被风一吹，忽忽悠悠，似乎像风筝一样飘走。高楼大厦赶紧按住它，说，不要走，你要做这一条路的主心骨。有了水，这条道路乃至这个城市才活起来。

块翻开找，其他菜都有了，独缺毛豆。回来后，老妈说，她在“盒马”看到有剥好的冷冻毛豆卖，也许这是唯一的法子了。我打开手机App准备下单，居然看到了新鲜的带壳毛豆，我一阵窃喜。刚想下单，又发现，过年时间，就算是会员也不免运费，也就是说毛豆8.99元，运费加包装费还要7元。我有点不甘心，手机显示的“库存紧张”又让我有点紧张，看来不买也得买啊！对！直接去线下门店买，说走就走。那天，我们运气不错，在门店买到了最后一包毛豆。

蝥蛄是挑嘴的主，一周后，它嫌弃那包毛豆新鲜度不够了，实在饿了吃几口，有时闻闻味道，就掉头了。没法子，那包毛豆只能我们吃了。

朋友送我蝥蛄时，说可以给蝥蛄洗洗澡，铺一块干净湿润的毛巾，放一颗新鲜的毛豆，然后把蝥蛄放出来，让它在毛巾上吃吃毛豆，舒展筋骨……这个我至今还没敢尝试，怕一放飞，真的放飞了，或许得等它年龄再大一些，再稳重一些……

一夜繁星闪亮了我。那是银河的星光。

那么多星群聚在一起，好像银河系落在肩上。

星光，是彼此的眼神，永远互相遥望，永远无法走近。永远恒久不变。

星星就是星星。满天的星子像无数双眼睛望着我。远，近，亲，疏。竟无法分辨。这一刻的寒冷和凉意让人变得冷静。变得不那么急躁。在冷寂中，心渐渐沉下来。为什么一定要想些什么呢，平时心里装了那么多生活的琐事，欲望，牵挂和人情。而此刻，突然变空。

人世所谓的虚无的称谓，赞誉，荣辱和浩渺的银河系、浩瀚的宇宙，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。在宇宙和万物面前，生之艰难和生活风霜之苦，我并不比草原上的一匹马经历更多。这样想来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原谅，所有的纠结都可以释怀。

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那一夜，我拍下了星空。照片出来后，只有在没有灯光的夜里才能看见，几颗星子此起彼伏地闪烁，就像在人世，黑暗深处还有可见的星光，一直指引我循光而去。